

牋

紙

譜

費
著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
秘笈及墨海金壺皆收有此
書寶顏本題作牋紙譜附於
歲華紀麗譜之後墨海本自
爲一書作蜀牋譜寶顏在前
故據以排印

牋紙譜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貫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貫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一。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曰爲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鄴。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

宴語時韋中令畢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畢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僞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翹吟詩樓假息于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卽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白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嶺霞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卽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渾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一時把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爲妓韋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一時縱適不少斂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爲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闊可以放筆快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舊者連四一名曰船牋又有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做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爲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牋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

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怪蜀諸司及州縣。絨牋必用徽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細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